



# 上海屋檐下

新视角·新阅读

彩色插图本

夏衍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 上海學檐下

夏衍 著

陆正伟 编

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屋檐下 / 夏衍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10

(世纪经典书系)

ISBN 7-213-02658-5

I. 上... II. 夏... III. 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371 号

上海屋檐下

夏 衍 著 陆正伟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丛书策划 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 吴 华

封面设计 顾 页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1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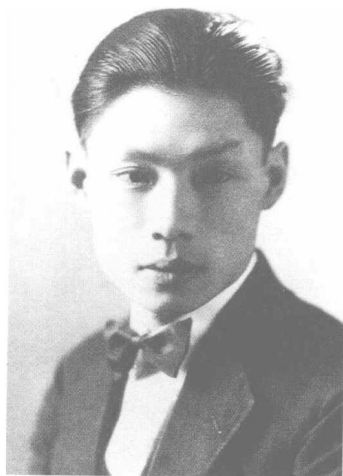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658-5

定 价 13.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夏衍**（1900～1995），中国剧作家、电影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本名沈乃熙，字端轩，别名端先。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杭州。1929年参加筹备左联，曾任左联常委。1933年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著有话剧《秋谨传》《法西斯细菌》等，报告文学《包身工》，创作改编的电影剧本有《狂流》《春蚕》等。作品风格简洁明快，语言质朴，主题严肃。（图为1930年夏衍从日本回国后留居上海时的照片）。

## 目 录

第一幕 / 2

第二幕 / 55

第三幕 / 89

后 记 / 118



## 人 物

林志成——三十六岁。

杨彩玉——其妻，三十二岁。

匡 复——彩玉的前夫，三十四岁。

葆 珍——其女，十二岁。

黄家楣——亭子间房客，二十八岁。

桂 芬——其妻，二十四岁。

黄 父——五十八岁。

施小宝——前楼房客，二十七岁。

小天津——她的情夫，三十岁左右。

赵振宇——灶披间房客，四十八岁。

其 妻——四十二岁。

阿 香——其女，五岁。

阿 牛——其子，十三岁。

李陵碑——阁楼房客，五十四岁。

其 他——换旧货者，卖菜者，包饭作伙计等。



《上海屋檐下》  
剧本书影 / 该  
剧本创作于  
1937年春，这  
是夏衍的第五  
个剧本。

## 布 景

三幕同一场所。

## 时 间

一九三七年四月，黄梅时节的一日间。



## 第一幕

上海石库门住宅／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沪语中把用一种东西包装或装束的东西叫作“箍”，于是，这种用石条“箍”门的建筑被叫作石“箍”门，后又讹作“石库门”。图为整修后的石库门样板房。

〔上海东区习见的“弄堂房子”，横断面。右侧是开着的后门，从这儿可以望见在弄内来往的人物。接着是灶披间，前面是自来水龙头，和水门汀砌成的水斗，灶披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窗开着，窗口稍下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庇，这样，下雨的日子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蒸架……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灶披间向左，是上楼去的扶梯，勾配很急，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踏成圆角，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楼梯的平台，靠右是进亭子间的房门，平台上斜挂着



一张五支光的电灯，灯罩已经破了一半。平台向左，可以看见上前楼去的扶手。楼梯左侧，用白木薄板隔成的“后间”，不开灯的时候，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的东西。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客堂间”，狭长的玻璃窗平门。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门的一半，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庇，下面胡乱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小煤炉、板桌等等。



这一楼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客堂间是二房东林志成一家，灶披间是小学教员赵振宇的房间，透过窗和门，可以看见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张铁床，窗口是一张八仙桌，桌子对面是一架小行军床，门内里方的壁上 是壁橱、篾笼等等，进门处是碎砖垫高了的煤炉、锅子、食具……失了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在亭子楼上，楼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炉子，这就是他们烧饭的地方。前楼只住着施小宝一个，她不开“火仓”，午饭夜饭都吃包饭。看不见的阁楼住着一个年老的报贩，常常酗酒，有一点变态，因为他老是爱哼《李陵碑》里面的“盼娇儿，不由人……”的词句，所以大家就拿“李陵碑”当作了他的名字。

旧式木楼梯／  
建在石库门内，  
用木料制作的  
梯子，一面靠  
墙，另一面有  
木扶手，比较  
狭窄，两人上  
下相遇时，需  
侧身而过。楼  
梯间光线昏暗，  
白天也需开灯  
照明。





雨庇 / 石库门  
因住家多，故  
灶披间拥挤，  
将自来水龙头  
和水池移至后  
门外，并用石  
板搭起石台，  
上方有雨庇，  
便于家庭主妇  
在门外拣菜、  
洗衣。

〔客堂间是二房东住的地方，陈设比较整齐，从一张写字台和现在已经改作衣橱用了一口玻璃书橱看来，可以知道林志成过去也许还是个“动笔头”的知识阶级。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上午八点以前，天在下雨，室内很暗，杨彩玉正在收拾房间和已吃过了早餐的碗盏，葆珍独自向着桌子，按着一只玩具用的桌上小钢琴，眼睛热心地望着桌上的书本，嘴里低声地唱着。〔后门口，赵振宇的妻子正在门边买小菜，阿香挤在身边。赵振宇戴着眼镜，热心地在看报，阿

牛收拾着书包，预备去上学。

〔弄堂前后卖物与喧噪之声不绝。〕

葆珍 (唱着) “……可是我问你：贩来一匹布，赚得几毛几？……(调子不对，重新唱过)……可是我问你：贩来一匹布，赚得几毛几？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立刻变成枪弹子……”

杨彩玉 葆珍！时候不早啦！

葆珍 (撇一撇嘴，不理睬) “……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立刻变成枪弹子，一颗颗，一颗颗……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

杨彩玉 跟你说，时候不早啦！

葆珍 我还没有唱会呐，今天放了学，要去教人的……

杨彩玉 自己不会，还教人？(从床上拎起一件衣服)衣服脱了也不好好地挂起来，往床上一扔，十二岁啦，自己的身体管不周全，还想教别人，做什么“小先生”！

葆珍 (将书本收拾) 这件要洗啦！

杨梅

杨彩玉 洗，你倒很方便，这样的下雨天，洗了也不会干。(将衣服挂起)

葆珍 (跑过去很快地除下来，往洗了脸的脸水中一扔) 穿不干净的衣服，不卫生！





上海市民常用的竹编菜篮子



茭白 / 一种蔬菜。菰基部形成肥大的嫩茎，即“茭白”。有夏秋双季茭和秋产单季茭两种。产于长江以南低洼地区。



杨彩玉 (又好笑又生气) 我不知道, 要你说!  
(端了面盆到天井里去)

葆珍 (收拾了书包) 阿牛! (拎了书包往灶披间走)

赵妻 (声) 卖就卖, 不卖拉倒!  
(狠狠地提着菜篮进来)

[卖菜的手里数着铜板, 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挤进门来, 拼命地说。

卖菜的 照你说, 两个半铜板一两, 也差三个铜板呐, 连篮一斤二两, 除了七两的篮, 十一两, 二百七十五……

赵妻 谁说七两? (将篮里的茭白猛地覆在地上, 用秤称着空篮) 我说八两半……

卖菜的 (上前一步瞧着她的秤) 媛媛, 你瞧……

赵妻 (做了一做秤的样子, 就算数了, 向里面走) 卖就卖, 不卖拿去!

卖菜的 好啦好啦, 添两个铜板……

赵妻 (回身摸袋, 故意迟疑, 好容易将两个铜板交给卖菜的, 当卖菜的挑起筲正要走的时候, 她就很快地从他的筲里面拿了一支茭白) 添一支!

卖菜的 (情急) 这怎么行? ……

[赵妻狠命地将门关上，阿香帮着将身子顶住。  
赵 妻 你这卖菜的顶不爽快！（回头来自言自语地）  
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简直连青菜茭白也买  
不起了！

卖菜的 （声）喂喂……（推了几下门，也只得罢了，拖  
长了嗓子）喂……茭白喽白菜——

[赵振宇望妻子看了一眼，露出微笑，很快地又  
将眼光移向报纸上。

葆 珍 （大声地）阿牛，昨天教你的歌学会了？

阿 牛 （从灶披间伸出头来）不准你叫，你得叫我赵  
琛！

葆 珍 （故意地）偏叫，阿牛，阿牛，牛——

阿 牛 你真的叫？

20世纪30年代  
嘈杂拥挤的菜  
场





葆珍 你不是属牛吗？

阿牛 那我也叫！叫你阿拖，拖油……

葆珍（急了）赵琛！

阿牛 哈哈……（回进去拿书包）

〔杨彩玉正提了菜篮出来，葆珍撅起了小嘴，对她母亲瞪了一眼。〕

杨彩玉 什么？你——

葆珍（指着阿牛）阿牛，他又说啦，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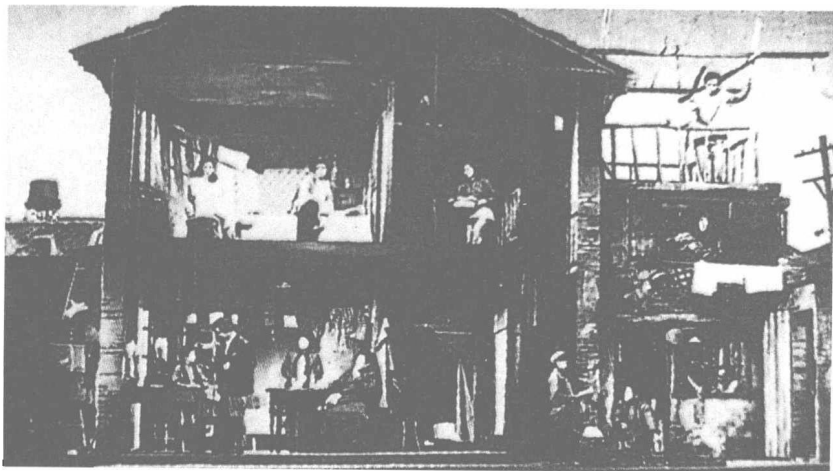
杨彩玉（一抹阴影从她的脸上掠过，低声而有力地）别理他，去念书吧！点心钱拿了没有？

〔葆珍摇头，杨彩玉回去拿钱给她。〕

〔此时林志成从前面推门进来，板着面孔，好像受了一肚子的委屈似的，一声不发，把弹簧锁的钥匙往袋子里一塞，从桌上拿起一杯开水，吞也似的喝了，胡乱地往床上一躺。〕

话剧《上海屋檐下》场景/该剧三幕，描写了1937年4月里的一日间，发生在石库门住房里的故事。

杨彩玉（有点讶异）什么，你不舒服？



〔林志成不语。

杨彩玉 衣服也不换……（将挂了的寝衣除了给他）

〔林志成仍不理。

杨彩玉 （生气了）怎么的？你这人，老是跟我寻气，我又不是你的出气筒！

〔林志成看见杨彩玉生气了，便挣起半个身子来，预备换衣服，欲言又止。

〔杨彩玉不理睬他，提了菜篮和葆珍一同出去，随手将从客堂到后间的门带上。林志成换了衣服，纳头便睡。



阿牛 （看见葆珍去上学，喊）等一等，林葆珍！（回头对他母亲）妈，五个铜板买铅笔。

赵妻 没有！

阿牛 先生说要！

赵妻 先生说要，我说不要！

〔赵振宇笑着从袋子里摸出了几个铜板来交给阿牛。

铜板 / 用铜制作的一种钱币，币值为“文”与“分”两种。



夏衍（右）/  
1930年3月下旬，艺术剧社  
在北四川路横  
浜桥一家带转  
台的戏院——  
上海演艺馆作  
第二次公演。  
图为夏衍与剧  
社同人陶晶孙  
在演出地点。



阿牛（对葆珍）后面的两句，我还会唱……

葆珍 后面的？……（带着调子）“一颗颗，一颗颗……”

阿牛 唔，你再唱一遍……

〔二人欲下。

杨彩玉（从后面）葆珍！放了学就回来，在外面乱跑，给你爸爸知道了又会……

葆珍（表示不快）什么爸爸爸爸……（下）

〔桂芬买了小菜回来，与杨彩玉遇个正着，赵妻悄悄地对杨彩玉望了一眼。

杨彩玉（为着掩饰，对桂芬）喔，你早啊！（出门去）

赵妻（很快地对桂芬）听见吗？

桂芬 什么？

赵妻（用嘴望门外一撇低声地）说起了她爸，葆珍就

生气，嘟起了嘴。（模仿着）“什么爸爸爸爸”，唔，现在时势变了，小孩儿人事懂得早，一点儿事情也瞒不过啦！

桂 芬 （微笑）十二三岁啦怎么还不懂！（在水斗边把小菜一件件地拿出来）

赵 妻 （向客堂间方面听了一下，低声）可是听说姓林的跟她妈结婚，她还很小呐。

桂 芬 照理说，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错，我正在说呐，这样的晚爷，总算很少啦。

赵 妻 （抢着）可不是，我们搬到这儿来快一年啦，从来也没有听见打过骂过她，有时候，姓林的跟她妈妈寻事，发脾气，可是一看见她，就会什么话也没有啦。

桂 芬 唔，这是天性吧，不是自己生的，总有点儿两样。况且，她的同伴们又爱跟她开玩笑，什么拖油瓶……（笑）小孩儿总是好胜的。

赵 妻 （停了一停）你还不知道呐，她跟我们阿牛讲话，讲到姓林的事，总是林伯伯，从来也没听她叫过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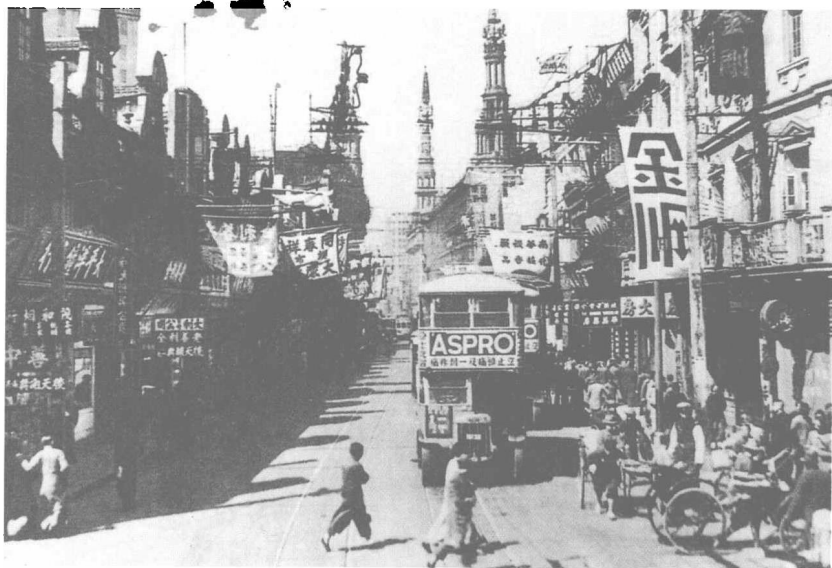
桂 芬 那不是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赵 妻 哪止认识，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还是好

雨伞和雨鞋 / 上海人旧时把布伞称作“洋伞”，雨鞋称作“套鞋”。







30年代的南京东路/在1917年以后的20年间,随着南京路商业重心的西移,先后有先施、永安、永新、大新四家中国人经营的环球百货公司开设,以至这四大公司几乎成了南京东路的代名词。自30年代起,这里人气渐旺,最终形成了从外滩到静安寺的商业街,是上海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

朋友呐,听说。

桂芬 喔,那为什么……

[突然,天上骤雨一般地落下一阵大点子的雨来。

赵妻 唧,做黄梅真讨厌,又潮又闷,人也闷死啦!

桂芬 唔,接连的下雨,橡皮套鞋也漏啦!

赵妻 (看见桂芬在洗鱼和肉)喔,今天买了这许多?

[亭子楼上黄父高声地咳嗽。

桂芬 (强笑着)乡下的爸爸来啦,总得买一点!

赵妻 喔,我倒忘记啦!——上海没来过吧。(剥着茭白)

桂芬 嗯,本来,去年秋天打算来的——

赵妻 喔,(想起了似的)来看看新添的孙儿,对吗?

桂芬 (勉强地笑着)他,也有五六年不回去啦!